

文 学 新 刊

庸 园 集

孔 另 境



上 海 永 祥 印 书 馆 刊 行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庸園集

散文集

孔另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再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庸園集

孔另境著

陳安發
行人

發行

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印刷

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路二三八號

范泉主編

文學新刊

每集六冊分期出版

迷霧 司徒宗
春情曲 歐陽翠
綠的北國 范泉
庸園集 孔另境
子夜 吳天
嫦娥 顧仲彝

第一集

浪花 范泉
昨日 司徒宗
銀字集 趙景深
世紀的孩子 朱維基
紅樓夢 吳天
衣冠禽獸 顧仲彝

第二集

文憑 茅盾
朝鮮風景 范泉
任鈞詩選 任鈞
寒夜曲 魏子潛
蝴蝶夫人 方君逸
大地之愛 顧仲彝

第三集

本書實價

二元

謹以此書呈獻給

永逝的張恩美女士

並紀念被燬的廬園

獻詩：永逝的華年

金風吹動了甌江的浮萍

那古舊之堡裏，

點裝起一對情愫的火星。

一別永年的茶山上，

那個深邃沉默的古洞裏，

江心寺的斷垣，圮塔，和殘陽，

而今將是一個永不再會的機緣，

因為你已拋棄了寶貴的華年！

南海一泛舟，

是你生命史上的唯一顏色，

朝陽洞巔的登臨，

金沙灘畔的偶行，

那永恆的留在仙人眺上的你的倩影。

而今將是一個永不再會的機緣，

因為你已拋棄了寶貴的華年！

你贊美西子的晚裝，

我倆且又緩步扶將，

「晴空」的細雨還沒有停呢，

「玉泉」的魚還在唼喋呢，

而你卻已拋棄了寶貴的華年，

呵，你當真實踐了夙昔的儂言！

那北區的寓樓之一隅，

那十年前烈士的葬魂之處，

秋菊又在等候你了，

金風吹開絲帶草的小白花了，

而你卻已拋棄了寶貴的華年，

呵，你當真實踐了夙昔的儂言！

人生一筵，

終有席終人散的一天，

他人杯盤狼籍酒已酣，

你卻醉醺醺尊着未沾！

年年日日，

日日年年，

我將憶君而思往昔！

目次

獻詩：永遠的華年

庸園劫灰錄……………(一)

一幅放恣的面影……………(二)

一位作家的母親……………(三)

記瞿秋白……………(四)

寂寞的生與寂寞的死……………(五)

懷茅盾……………(六)

記北國二友……李穰野和臺靜農……………(三七)

故都之旅……………(六)

天津衛記……………(九七)

海濱掇拾……………(二八)

跋……………(三五)

庸園劫灰錄

已經十年沒有回過家鄉，對於家鄉的影子漸漸模糊起來了。去年父親逝世的時候，照理是一個最適當回去的機會，可是因不願看敵人猙獰的面目，同時自覺平時待遇父親並沒有盡了多大爲人子的責任，因而死後也何必去博得一個孝子的頭銜，所以終於把喪事付託族人草草辦理，自身未嘗作回歸之念。不過偶爾在夜半夢回的時光，也不免要思念到存在記憶裏的家鄉，尤其是那一所殘破的家園，和幼小時種種的情景。在這種時候，自然會發生出一點迷戀，心情也就變得有些頹喪，彷彿從家鄉裏發出無數不可見的游絲要把我這個流浪的心束縛回去，這時候我這鐵石般的心被搖撼了，我再無法堅持了，我想頃刻飛回去一親我的生長之地，撫摸一下遊玩過的山石樓台。但這半夢幻的思念，頃刻間被另一種強有力的理智所驚破，難道忘記了敵人正給我們的家鄉罩上一

層恥辱的面網了麼？難道忘記了自己設誓不向敵人低頭的年月了麼？因而憶戀就變成了盼待，但願早日故土重光，洗雪去給敵人污辱過的痕跡，那時大踏步歸去，整拾那殘破的家園。

這是一種近來常發現的心情，雖不能說如何偉大高貴，但自以為尚不違反幾根嶙嶙的瘦骨，故也覺坦然而不意天下萬事出人意表者過半，敵人的毒饑是會摧殘世界上任何優美的夢幻的，當我正遊想于平凡的生活的時候，魔爪却突來攫奪了。本月十八九兩日，接獲從家鄉來多方面的報告，謂本月十三日，鄉間遭遇到厄運，敵人以無情的火焰，焚燒全鎮。計自十三日起至十四日晚止，共燒兩日一夜，把一條青鎮精華的東街完全焚燬。我家適處東街，不獲倖免，房屋全部焚去，庸園亦波及摧毀。大部分的難民都逃集於本園之幾間破屋山洞中，故據來人之意，此數千人既身無長物，必須長佔本園以為居，我家既無人照顧，故園中之花木傢俱，恐均將供難民們作燃料，即連那幾枝斷椽頽壁，怕也要全部拆光，最後問我何以為計。我的回答：任牠去算了！

庸園的建創爲曾祖父慶增公一生的心血。他以釀造起家，初購地數十畝爲場地，前築住宅三進，接造釀酒場十餘屋，惟尙多空地十多畝，作爲菜圃，偶有餘隙，則稍植花卉，以爲工餘消遣。及後創業發達，而曾祖父亦心喜風雅，乃用他的餘資建築一二座茅亭，並把菜圃移置於最外圍，築牆以劃分；另植果木於各地，鑿池以蓄養金魚。佈置雖極簡陋，可是在他老人家的胸裏已頗沾沾自喜，每晨必親往灌溉，工餘盤桓其中，對於一草一花，匠心培植，喜愛逾恆。同時他怕兒孫輩的任意進去採擷，踐踏，故園門鑰匙，親自掌理，進出隨時關鎖，不使他人踏入一步。惟一開放的日子，則是每年幾個大節氣，例如清明節，端陽節，中秋節等，每逢到了這些日子，他就率領全家的兒孫媳婦進園去給大家鑒賞一回，這時連僕役婢子都可以享受這項權利。可是一般孩子和僕婢們看見了這許多花草，每每趁他不在意的時候去偷折幾枝，等到曾祖父看見呼喊，早已折斷放進他們的懷裏了，他也只好歎歎氣，所以他把這幾次開放名爲「遭劫日」，可是他也不能取消這項早經規定的老例。

後來他經營的事業日漸發展，年有贏餘，我們的家道也跟着寬裕起來，於是他的園子也必年有添築，漸漸成爲一座花園的雛型。大約到他五十歲左右的時候，他於是發一宏願，到蘇州去聘請了許多花匠及建築工人回來，着手改建，並到太湖一帶去運了幾船太湖石來，建築假山，費去了一年的時光，數千的銀子，纔把工程告成。計全園分爲三部分，成了一個凸字的形象，進門爲一座長樓，是放置他的古玩字畫的，接着是一座平廳，這是第一部分；從廳後轉出，爲第二部分，傍建鐘樓一座，樓下接連一座小假山，山下爲魚池，內蓄金魚數千尾，其大者超過半尺，池邊滿植瓜子黃楊，高與屋齊，池之傍爲一小亭。亭後連以曲折之小屋，屋底有祕門如書櫺，以手扶之，櫺卽開動，越此祕門，卽入第三部分，放眼一望，卽覺眼界大展，忽現另一種景象。倘謂第二部分以精巧勝，則第三部分頗可以說得上「雄偉」兩字了。在從祕門進來的地方也是一座亭子，亭傍爲一座竹園，走出亭子爲一石子砌成的甬道，甬道的盡端乃現一座大石山，高可三樓，分三道可上，山下有洞，中置石几椅等，山上連接一樓，甚爲壯大，約有五六開間，上置匾額曰「月圓人壽之樓」，樓內佈

置似客廳，樓之東西面牆上不開窗而鑿一大圓洞，下置小梯，登梯望洞外，可見全鎮景色，此爲全園最高處，亦爲本鎮最高之樓，遠在鎮尾，亦可望見此巍然之大樓。樓下之旁有一個魚池，範圍較前者爲大，也蓄有金魚無數，池中並置有荷花台數個，每當夏日花開，我們在池邊大爲豔羨，可真有點「可望不可卽」之概。第三部分之後，尙有菜圃甚大，但曾祖父已把牠用牆分隔，不在本園範圍之內了。

全園的大概情景如此，園成之日曾祖父題名庸園，大概有點自遜自貶之意。曾祖父在時，常說我是一個生意人，不懂什麼的，故他雖愛風雅，但決不以風雅自居，他把自己經營的花園取了這兩個字眼，亦無非怕人譏笑他冒充風雅的意思。

像這樣方方十多畝地的花園，原是簡陋萬分了，可是在我們偏僻的鄉鎮上，已經覺得難能可貴，所以自從庸園築成以後，聲名卽刻到處傳播，鎮上人士和附近鄉鎮的人們都拉了熟人來請求一遊，曾祖父以難却各方盛意，乃決定開放幾個月，任憑大家來遊賞。這消息一傳開去，於是終日遊客不絕，我們家裏的小輩都權充了招待員，而曾祖父尤其

忙碌萬分，一方面要照顧客人，一方面又要聽聽人家的品評，如品評得當，他就會重新佈置，這樣經過了幾個月，花園的內容果然又改善了不少，可是家裏的人却都疲累得很了，所以後來就託言修理，把它關閉起來。之後非經戚友介紹就不能任意允人進來了。

到我稍知人事的時候，曾祖父已經近八十歲了，但他老人家的身體仍十分健朗。我可是他頂長大的曾孫，所以他特別喜愛我，每次到他那裏去請安（我是住在祖父的家裏），他總領我進去看看花園，給我解說許多花卉的名字，我則往往無心聽他這種解說，兀自跑跳開去玩兒，那時曾祖父在背後就着急地喊：

「六囤當心跌交，不要到魚池邊去，不要折花呀！」

其實我是並不會去摘折什麼花兒的，因為祖父家裏的花卉儘多着，我的目的是要採擷各種樹上的菓子，園裏種着許許多多菓樹，他老人家平時不輕易放人進來，所以儘讓牠們到成熟，也不會有人去偷採的。曾祖父看見我的目的並不在花卉，於是他就笑哈哈地捐了一枝竹桿兒過來，那竹桿兒頂上綁繫着一隻鉤子，他要我在樹底下張着衣兜，

他就用竹桿兒往樹上去勾下菓子來，等到積滿了半衣兜，我就向他老人家告辭了一聲，一溜烟跑回家裏去了。

後來我弟弟也長大起來了，於是他也跟着我一塊兒去，「到花園裏去，」成了我們經常的慾望。凡是逢到花菓成熟的季節，我們總特別多去向他老人家請安，他也曉得我們的心事，所以見我們來了的時候，他就笑嘻嘻地問我們：

「今天你們要吃什麼呢？」

「隨便什麼。」我們到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園裏沒有『隨便樹』呀！」在他慈祥的面色上顯現着和藹的笑容，向我們開玩笑似的說。

「那末——蜜橘……」往往我比着弟弟大胆些，就提出了我們的目的物。

「蜜橘還沒有熟哩，摘幾隻福橘吧！」

於是我們這相隔三代的一行就嘻嘻哈哈的往園中去了，等到摘好了果子給我們，

他有時還叫住我們問：

「六囤，你歡喜這園子麼？」

「歡喜！」

「八囤呢？——你也歡喜這園子麼？」

「也歡喜！」弟弟用他的小圓眼望望我的臉色。

「那末將來你們得好好看護牠！這是你們太公一生精力造成成功的，我知道你們的爺是不歡喜這些的，他只曉得賭銅鈿，你爺爺是自己已經有園子了，所以我想把這給你們！這許多花木都是幾十年了，尤其外邊池傍的幾百枝黃楊，這是頂難長大的樹，你看牠們現在高過屋脊了，是頂植錢的樹，你們都要好好去培養。」

後來我到外埠去讀書了，一年只能回去兩次，每次回去總是要到園子裏去幾次，望望那些發揚的花木，可是園子裏的房屋却眼看日漸陳舊了，有的已經殘破了。那時曾祖父已近九十歲，大概總因精力衰竭之故，他老人家已不能像從前那樣去勤於修培了，可

是他老人家有一點很怪的脾氣，他不要人家去幫他什麼忙，他把園門的鑰匙仍執掌在自己的手裏，一直到他逝世沒有更改他的主意。

在我已入中學三年級的時候，正當舊歷大年初一的侵晨，老人家突然病逝了，因為他已享九十歲的高壽，同時又在新年的元旦，所以大家彷彿倒認爲一樁喜事，全家既未穿孝，也沒有茹素，一種普通人家死人以後的哭聲也一點兒都沒有，而且彷彿長輩們還禁止我們哭泣，這真是莫明其妙的一回事。不過等到老人家入殮的時候，我想到他老人家平日對我們的慈愛，我終於放聲大哭了出來，也管不了吉祥不吉祥了！

自從曾祖父一逝世，園子即刻變得荒蕪起來，父親素來不管這一套，那時祖父業已過世，我又常年在外面讀書，所以就由一般族人那裏亂攪，花菓還未等熟就給人摘光，而灌溉修葺則沒有人過問，所以園子就一年頹敗一年了！後來我出了學校，父親已把祖父傳下來的一份財產敗完，父親纔搬到了園子裏去住，但那時我已決定不返家鄉，所以家裏的一切都不願過問，僅僅由弟弟的口中知道花園已荒蕪頹壞，想不到這一座百餘